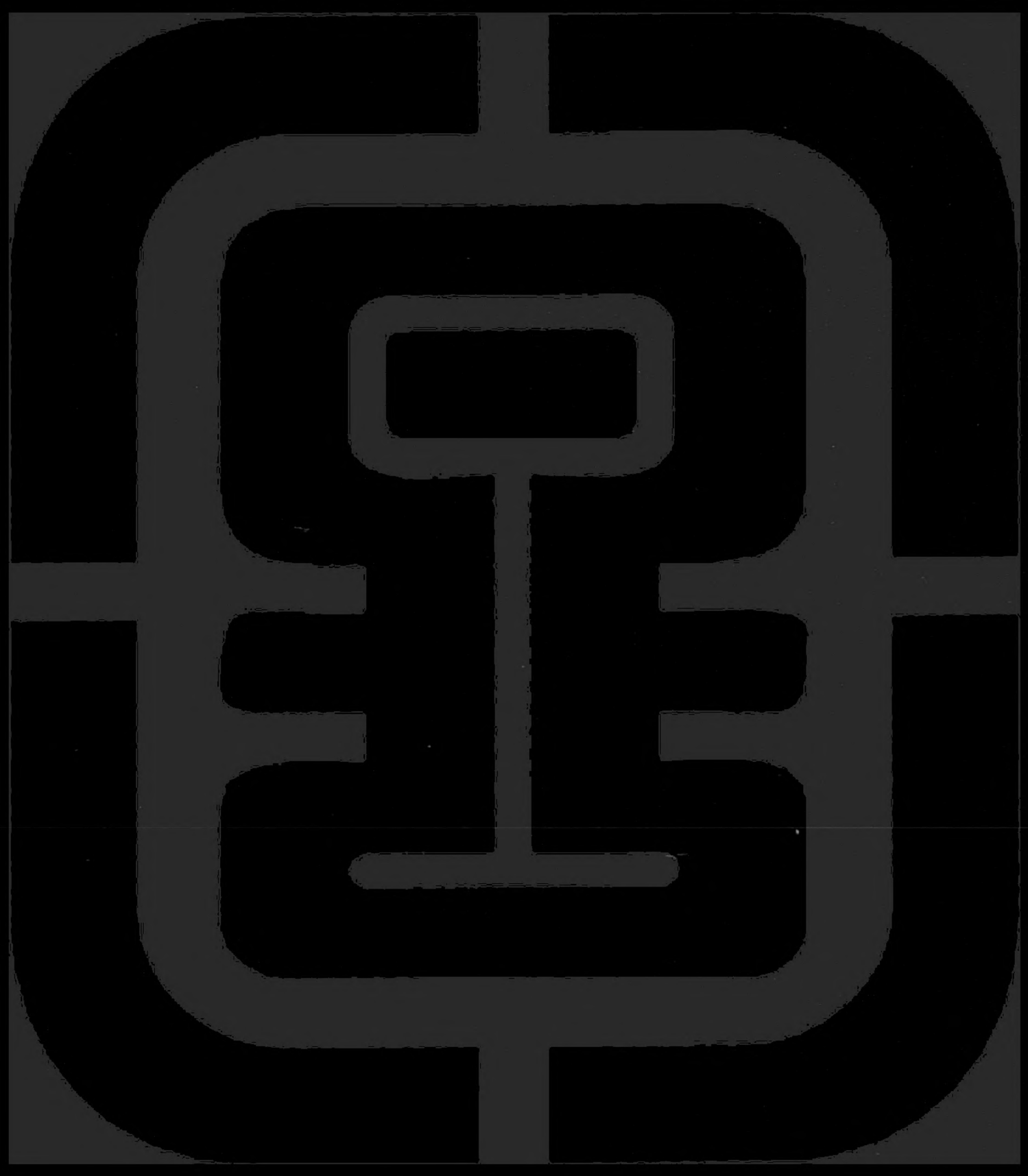


列傳第六

南齊書二十五

臣蕭子顯撰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彊石虎世自略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爲慕容德僞吏部尚書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守父詢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

駿伯父豫州刺史謨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
吾門戶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爲主簿厚德
除武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爲梁
啓薄崇祖爲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
遂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
啓言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
豫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援軍
鑒珍之背逆歸降祖隆士衆沮敗崇祖與胡
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覆破陷奈

崇祖仍爲虜將游兵琅邪間不後歸
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囚爲
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薛安都之女故虜信之
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朐山崇祖因將部曲
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板爲朐山戍主送
其母還京師明帝納之朐山邊海孤險人情未
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遊
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僞圍城都將東徐州刺
史成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

崇祖屯洛要去朐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去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北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一人情駭不可集鄉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人已得破虜須咸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贏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叫虜參騎謂其重備甚盛乃退

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聚事功何立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帝以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立命司馬從之謀襲郡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策欲剋復淮北時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啓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不世之勳退可絶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虜界七百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

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告部曲曰大軍已去獨住何爲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大敗而歸以父勞封下邳縣子泰豫九年行徐州事徙戍龍沮在朐山南崇祖啓斷水清平地以絶虜馬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虜主謂僞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虜乃退龍沮貢不立歷肝眙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初崇祖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元徽末太祖憂虞令崇祖受旨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勤數百人將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部曲還都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節督兗青冀二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充州

刺史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未
識運命必當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辭賊之所
衝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徙爲使持節
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封望
蔡縣侯七百户建元二年虜遣僞梁王郁豆眷
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
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脩外城以待敵
城既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偃肥水却淹爲三面
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

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保内城今日之事十
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偃堰皆以地形不便積
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
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脩樓櫓
内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
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
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
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
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就當以蟻

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
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
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畢上
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
攻城之衆漂墜斬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
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
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營至上
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恒自
韓曰今眞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諸

啓上求鼓
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啓
公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既聞内
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
鎮恐天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
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
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百殺譙
遣使人關參虜消息還敕崇祖曰卿視

是守一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宜
然平夕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荷陂田世祖即位為
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
為縣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
望在古今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
分先時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
流言我已諮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
幷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口
已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

貢銜之太祖崩高宗即位轉
元徽四月九日詔曰崇祖
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一夫之用大運將
外權浮堅靡厭恐沙漏廣丟歲在丙
貢外無若之心已彰邊邇特加遵養庶或改
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隨與荀伯玉驅合不
寇奈非覬構扇邊荒乞為表裏密朔將軍孫
有宄惡姦計具以啓聞除惡務本刑茲罔赦便
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

禹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illegible]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爲曲[illegible]父辟府州差補府將還爲郡馬隊副轉隊主[illegible]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illegible]

[illegible]入險社所向皆破又擊湖[illegible]

[illegible]追未[illegible]

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爲長史兼行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爲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玄謨爲雍州土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都子桓令璟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略義成扶風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

守劉攘兵攻討合戰破走之徙爲順陽太守將
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爲南陽太守遭母
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乃起敬
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
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樓下城
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
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
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
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

也嘗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乎侵一旦荼毒
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
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恐行
路泣血乃至不殲使流蠱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
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
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
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
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
不聞 關 崔杼之罪何惡逆之苦昔大甲還位伊

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爲名桓溫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疆盛誰能相抗尚畏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奪夺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堯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啓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扑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録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猶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充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

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苟懷貪慄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蘇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過蘇折謀誠節慨惋隔旬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敘平生舊款吾聞前哲論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朝廷因告訐

訐載放筆增歎公私潛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杖無疆爲必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曰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官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英主顧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斂袂定交款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

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
又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
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季聽高道慶邪言
欲相討伐發威施救已行外內千時臣子鉗口
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
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令封送相示豈不畏感念
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懷抱不云足下恨
含禍詖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蓋情等家國
詳秉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
日將欲詮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敕
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與怨恨事竟
素君子所不可為況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事
見與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啓事稱伏中蠻動
兼民遭水患救令足不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
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忠虛達事之相接恒必
猜離及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則
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
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遂白申罄情本契然遠

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惡以言邪元徽
末德執亡禋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亮
式遵前詰典毀之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
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修脩廢立有章足下所允
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禮景和
梭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
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
安躍成事誰敢異之謂兵大牧宮女劫奪夭藏
吞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
此言若以此詐民天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
所耿介甲杖之授士既旨典豈見有任鎮邦家
勳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
憲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
卿僉意吾亦謂微勳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
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
柱在體非愧表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
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頻笑入戾乃如是

平表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既安不思撫鎮遂
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
長亂宗廟有靈即與楮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
滅想足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
澤遇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録發不擇言良以太
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
貴足下自審詎得以此見貽邪比欲表夷叔論吾
即可行遏粲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
[illegible]

及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
自若即懷狼望陵僭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
鎮而斷割候迎罔篾宗子驅駱士馬志以西上郢
中所遺示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荆
州物産雍峴交梁之會自足下爲牧薦獻何品
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罽商賂所聚前後
貴奉多少何如唯聞大官時納飲食耳桂陽之
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即
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過行侶治舟試

艦恒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梭劒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耶至乃不遵制書救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主上叡明當壁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臨邊境館長戟以指魏闕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敬冥予元琰獲免虜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嘿嘿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助足下憂之攸之與兼長史江文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中力授因以爲別敕兒常侍改爲都督給鼓吹一部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白水元琰軍號鎮軍將軍加散騎

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又宣開
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既相抄改
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
悉以入私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荊
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京
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爲公增邑爲四千戶敬兒
於華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太傅遺德不宜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和出身爲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嘗
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
爲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有功爲撫
軍司馬出爲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三年徵
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
議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
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即位授
侍中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
元二年遷散騎當待車騎將軍置佐史太祖崩

茲邊裔昏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
力拔迹行伍超登非分而愚躁無已矜伐滋深
往莅本州久苞異志在昔令弘庶能懲革位班
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姦回屢構荐歲迄今
嫌貳滋甚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侍接
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恩義所感本
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
動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
惑妄設徵祥潛圖問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

於綸業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
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行入蠻備覩姦計信驛
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刑辭同黨所及
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功曹道
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
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舫艙流至御坐前
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恭兒官至員外
郎在襄陽開敬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
不得後自出上原其罪

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
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
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口自為鼓聲既
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
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
晚既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
廟為妾乞兒呪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
得鼓吹羞便奏之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
娶尚氏尚有美色敬兒弃前妻而納之尚氏

猶居襄陽宅不肯隨敬兒憲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世祖不蒙勞問敬兒心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脫冠詔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春蠶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疑鳥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閒不足為也

贊曰崇祖為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勳豫牧敬兒莅雍深心防楚豈不勑勞實興師旅真災藏弓同歸異緒

列傳第六

南齊書卷二十五

賴原即大世疑

臣蕭 書 開

王敬則 子顯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爲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轂隊主領細鎧

陳顯達

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明帝即位以為直閤將軍坐捉刀入殿啓事繫尚方十餘日乃復直閤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之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至是如言泰始初以敬則為龍驤將軍軍主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夜談遣將劉從秦[illegible]豐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出塘賊衆驚退除奉朝請出補東武昌陽令[illegible]則初出都陸士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當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去敬則既入縣收此棺葬之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忌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

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
劫百姓悅之遷貝外郎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
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率朔將軍
高道慶乘舸艚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焚其
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越騎
校尉安城王軍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旨
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
領府夜箸青衣扶匐道路為太祖聽察蒼梧去
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伺機未有定日既而謂
其等危急須帝敬則時在家玉夫將首
則敬則馳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誑不聞
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
亡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戎服出
從入宮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
視以刀環塞窒孔呼開門甚急衛尉
親見太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共
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隨太祖
明旦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床側跳躍

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員外
將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
爲千三百户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
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守朝堂表裝起
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
嚴將發敬則開閤掩襲皆殺之殿內稱
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增
千五百户又封敬則子
千二百户尋又加五百户又封敬則子
通三百七十户齊臺建爲
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舉入
迎帝啓璧令出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
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千戶加敬則妻懷氏
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
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
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

騎常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郡舊多劇掠有十
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殉自此道不拾遺
郡無劫盜叉録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
偷身長掃街路叉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
恐為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過見
屠肉枅歎曰吳興爺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
作也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為府三年以
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
撫軍將軍太祖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
尹尋遷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
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永
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
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
臺庫以為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伏尋
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
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
轉鍾其弊可為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
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

令機杼勤苦四載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
常歲調既有定期僮僕所上咸是見直東閒錢
多前刃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
一困於所貿鞭捶質穀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
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
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
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
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
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狡
虜游竄軍用殷廣浙東五郡千稅一千乃有質
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
多收上事絕臣誉具啓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
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斂國愚謂塘
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悉優量原除凡應受
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
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其應送錢於
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普民初遷江左
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

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刻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

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寔賴三河歷代所尚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鎮泉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

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貧永敝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上不納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誕之子妾路氏剛暴數殺婢冀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郎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

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明年遷侍中
中軍將軍尋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儉既固讓敬則亦不即受七年出爲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號
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號
驃騎十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遺詔改
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
則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
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陵王立進位太

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略
不嘗坐接士庶皆呉語而廢動周悉初爲散騎
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貟外郎虜長耀北使還
敬則問我省種楊柳樹令若大小長耀曰虜中
以爲甘棠敬則笑而不答世祖御座賦詩敬則
數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
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

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明帝即位進大司馬

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兩大洪注敬則文武皆
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者拜丹陽吳興
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兩乃列羽儀
備朝服道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
之至事竟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
懷憂恐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
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養老且以居內地故得
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齎仗五百人行武進
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

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當時新絕江
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
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
郎今果行許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
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
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
今有誰秖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
遣正員將軍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
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啓之敬則城

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
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
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
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
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賭錢謂
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閤丁
興懷曰官秖應作耳敬則不作聲明旦召山陰
令王詢臺侍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
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傳庫見有幾錢物詢荅
縣丁發不可上祖願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
將出斬之王公孫又諫敬則曰官是事皆可悔
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
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啓
事騰徐嶽列如右王敬則稟性貪凶猾本謝人綱
直以宋季多艱頗有膂力之用驅奬所至遂
外榮顯皇運肇基預聞末議功非匡國賞實
震主爵冠執珪身登袞衮故以風雅作刺縉紳
側目而溪谷易盈蹐高難改猜心內駭醜辭外

布永明之朝履霜有漸隆昌之世堅冰將著從容附會朕有力焉今景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望軒冕成陰迺無跡愈興禍圖茲構收合亡命結黨聚衆羣外候溫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萃淵藪姦契潛通監謀竊發朓即姻家嶽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美未聞韓彭之舋已積此而可容動寄刑典便可即遣收掩肅明國憲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註誤一從

條收敬則子貞外郎世雄記室參軍李哲太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寺於宅殺之長子

黃門郎元遷為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

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

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長史

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甲萬人過浙

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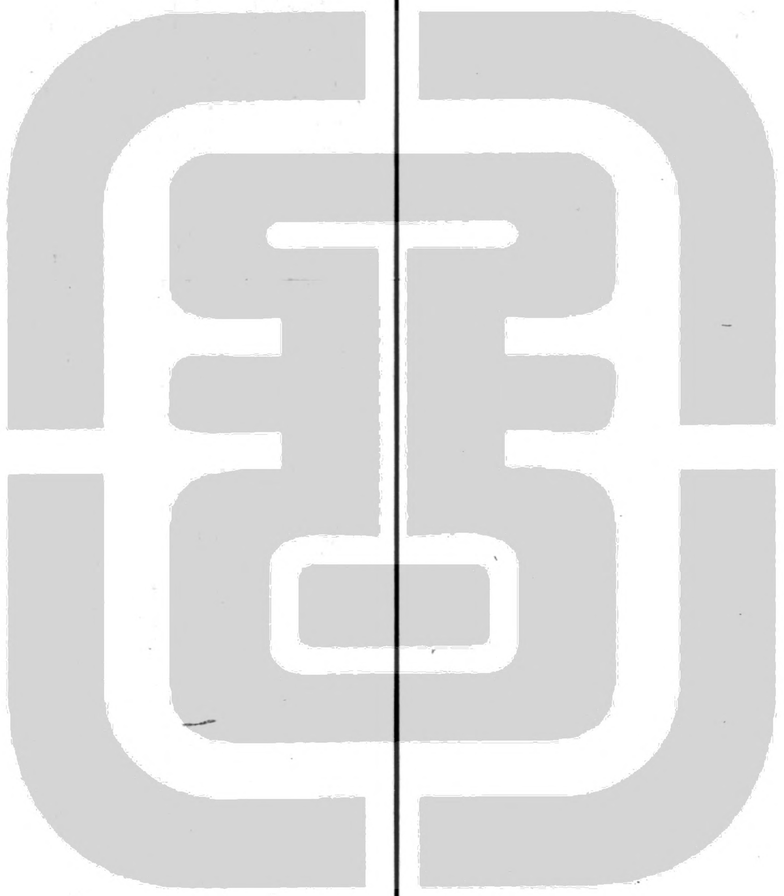
用作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

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

劉山陽龍驤將軍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

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遣將舉事百姓檐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使軍人遥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官軍不敵欲退而圖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客秦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封左興盛新吳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户賞平敬則也又贈公上延孫爲射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爲張永前軍幢

主景和中以勞歷驅使太始初以軍主隸徐州
刺史劉懷珍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負外
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
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
賊於新亭壘劉勔大衍敗賊進柱姥宅及休範
死太祖欲還衛宮燃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
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
率司空參軍高道慶等步趣白杳浦渡淮緣石頭北
入承明門屯東掖門中恐動得顯達乃至相國



隆替思乂區夏但多難
衆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綏土略
懷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馬
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寔
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三秀
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
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嶽罔
號侍中太尉顯達可鄞轂陰指授君帥
纂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頠

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垣
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殺死
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
城中絕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七
累進取南鄉縣故從陽郡治也虜主元宏
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鷰
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
布幔盛顯達數人檐之逕道從分主
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万餘人

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
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
議優詔荅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
有時虧喪況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知詵
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朝士雖執憲右常詵
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
達爲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盆城持節
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遥光啓明帝慮
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免

怖公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高帝
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驚
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
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
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
叡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禋
從民講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
祠四關罷險二河靜塵鸞林海陵頓孤負荷明
聖天聖紹建中興至平後主行悖二十琴橫出
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閨闥皇陛爲市廛
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
僕射兄弟忠言屬鷹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
而至故乃狌噬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豐一起
於中都蕭劉二領軍竝升御座共禀遺詔宗戚
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
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
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絶影
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乃古之傷哉遂使紫臺

之路絕縉紳之儔罹金張之胤悲哉
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
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目
動昔漢池異色晉王因之見廢吳郡蹔震步生
以爲蘇倖況事隆於往怪豐倍於前詎此而未
廢孰不可興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
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
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
舉建安殿下秀德沖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往
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而
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遣誠言
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
明分見迎合揔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
寄竝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慕祖壯
烈超群嘉驛屢至所聽烽諜共成脣齒荆郢行
事蕭張二賢莫不案劍飡風橫戈待節關畿蕃
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
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略震於九圍是乃從彼英

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鍚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旆咽於九泝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胡松戰於採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國起於同舟況又疎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殿寢誅我螫賊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冠食高門三虒河兗陳挫襄獎

列傳第七

南齊書二十六

鳴笳細鍚 疑

劉懷珍 弟玄邈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後也祖昶
宋武帝平齊以爲青州治中至員外常侍伯父
奉伯宋世爲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
王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 弟玄邈

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本州辟
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揚
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宋文帝召問破
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
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
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過懷珍
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兼置曹行參軍尋除
振武將軍長廣太守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
軍直閤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所積故
[illegible]
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萬餘家私附
得數千人士人怨之隨府轉太宇參軍大明二
年虜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顏師伯請援孝武遣
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於糜溝湖與虜戰破七
城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
縣侯明年懷珍啓求還孝武荅曰邊維須才未
宜陳請竟陵王誕反郡豪民王弼勸懷珍應之
懷珍斬弼以聞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尚車騎
參軍加龍驤將軍泰始初除豐湖將軍東安東

莞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義產步騎五
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僞廬江
太守劉道蔚五千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
軍主段儈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擊斬之引軍
至晉熙僞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遣將王仲虯
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虯
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壽陽又遣王敬則破彭
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死虎懷珍等乘勝逐
北頓壽春長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

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炳
從命焚燒郭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奔
守劉桃根領數十人戍不其城懷珍
水衆皆曰文秀今遊騎境內宜堅壁
曰今衆少粮單我懸彼固政宜簡精
備耳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僑東
萊太守鞠延僧數百人據城劫留高麗獻使懷
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
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

碩請降懷珍乃還其秋虜遂侵齊圍歷城梁鄒二城游騎至東陽擾動百姓冀州刺史崔道固兗州刺史劉休賓告急休賓懷珍從弟也朝廷以懷珍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胡中郎將徐州刺史封艾縣侯邑四百戶督水步四十餘軍赴救二城既没乃止改授寧朔將軍青陵太守轉巴陵王征西司馬領南義陽太守建平王景素爲荆州仍徙右軍司馬遷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曰卿性心懷忠謹所寄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信景素血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隨事卿每諫之懷珍奉旨帝寢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尸位素餐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參二衛直會帝崩爲安成王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朝廷疑懷珍將軍豫章太守懷珍曰休範雖有禍萌安敢便發若終爲寇必請奉律吞之今者賜使恐成猜迫固請不就乃除黃門郎領虎賁中郎將青州

大中正桂陽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爲使持
節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軍事冠軍將軍豫
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
京師昇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沈攸之在荆楚
朝議疑惑懷珍遣宄從僕射張護使郢致誠於
世祖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
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
但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
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攸之遣使許天保

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太祖太祖送示攸
之進號左將軍徙封中宿縣侯增邑六百戶攸
之圍郢城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游擊將軍裴
仲穆蠻漢軍萬人出西陽破賊前鋒公孫方平
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
徐二州增邑爲千戶初孝武世太祖爲舍人懷
珍爲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上有白騾
馬超齒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
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

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
應負人此綸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
少太祖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二年冬徵爲都
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
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
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
經日而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
追送晃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朝
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
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
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霄城侯邑二
百戶明年加散騎常侍虜寇淮肥以本官加平
西將軍假節西屯巢湖爲壽春勢援虜退乃還
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
常侍如故其冬虜寇朐山授使持節安北將軍
本官如故領兵救援未至事寧解安北持節四
年疾篤上表解職上優詔答許別量所授其夏
卒年六十三遺言薄葬并世祖追贈散騎常侍鎮

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敬侯子靈哲字文明解
褐王國常侍行參軍尚書直郎齊臺步兵校尉
建元初歷寧朔將軍臨川王前軍諮議廬陵內
史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
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
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嫡母崔氏及
兄子景煥泰始中沒虜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
懷珍卒當襲爵剖靈哲固辭以兄子在虜中存亡
未測無容越當茅土詔廷義之靈哲傾產私贖

如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吏告
虜主虜主送以還南龔懷珍封爵靈哲永明初
歷護軍長史東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出為寧朔
將軍巴西梓潼土郡大守西陽王左軍司馬隆
昌元年卒年四十九

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參軍父欽之殿
中將軍補薛令安民隨父之縣元嘉二十七年沒
虜率部曲自拔南歸太祖初逆使安民領支軍
降北敗師板建威將軍補魯爽左軍及爽反安民

遁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遷左衛殿中將軍大
明中虜侵徐兗以安民爲建威府司馬無監令
除殿中將軍領軍討漢川互蟄賊晉安王子勛
反明帝除安民武衛將軍領水軍補建安王司
徒城局參軍擊赭圻湖白蕪浦獺窟皆捷除積
射將軍軍主張興世據錢溪粮盡爲賊所逼安
民率舟乘數百越賊五城送米與興世僞軍主
沈仲王張引軍自鰿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
破之又擊鵲尾江城賢有功事平明帝大會
羣臣勞接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
大驩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
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
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從
張永沈攸之討薛安都於彭城軍敗安民在後
拒戰還保下邳除寧朔將軍戍淮陽城論鰿口
功封邵武縣子食邑四百戶復隨吳喜沈攸之
擊虜達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既沒明帝敕
留安民戍角城除寧朔將軍冗從僕射戍泗口

須舟軍緣淮游防至壽春虜遣僞長社公連營十餘里寇汝陰豫州刺史劉勳擊退之虜荊亭及主昇乞奴棄城歸降安民率水軍攻前破荊亭絕其津逕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太祖在淮安民遥相結事明帝以為疑從安民為劉勔冠軍司馬寧遠將軍京兆太守又除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拉拜重除本職又不拜改授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始末淮北民起義欲南歸以安民督前鋒軍事又請援撫不克還除越騎校尉復為寧朔將軍山陽太守三巴擾亂太守陰澹棄涪城走以安民假節都督討蜀軍事輔師將軍五獠亂漢中敕安民回軍至魏興事寧還至夏口元徽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假節將軍如故別敕安民曰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鄙鄣之勢無所致辭也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民出頓遣軍援京師徵左將軍加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難冠軍黃回游擊將軍

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皆密遣致誠而游
擊將軍高道慶領衆出討太祖慮其有變使安
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
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
城局參軍王逈素為安民所親溫絹二匹安民
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
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
服授冠軍將軍驍衛將軍不拜轉征虜將軍東
陽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東太祖與別宴
語淹留日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曆數有歸參
梧縱虐太祖憂迫無計安民白太祖欲於東奉
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
安民為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
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
盆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
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昇明三年遷左衛
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邑

千戶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虜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出征加鼓吹一部虜退安民泝淮進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稟穴合山僭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候生禽元初斬建康市加散騎常侍其年虜又南侵詔安民持節履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虜攻朐山連口角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年引水步軍入清於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分軍隱林及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趣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

父寧側虜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虜遣其
菟頭公送攻車杼至布丘左軍將軍孫文顯擊
破走之燒其車杼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
南歸至是徐州人桓摽之兗州人徐猛子等合
義衆數萬柴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泗州義舉
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羣帥安民赴救留
遲虜急兵攻摽之等皆沒上甚責之太祖崩遺
詔加侍中世祖即位遷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
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
謀見賞又善結尚書僉故世傳僉啓有
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
祿大夫將軍如故四年
為安東將軍吳興太守
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八贈錢十萬布百匹吳
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
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箸廄
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令
呼為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為祟詔曰安
民歷位內外庸績顯著忠亮之誠每簡朕心敦

政近畿方申任寄奄至殞喪痛傷于懷贈鎮東
將軍鼓吹一部常侍太守如故謚曰肅侯
王玄載字彥休下邳人也祖宰僑北地太守父
驎東莞太守玄載解褐佽江夏王國侍郎太宰行
參軍泰始初爲長水校尉隨張永征彭城臺軍
大敗玄載全軍據下邳城拒虜假冠軍將軍官
軍新敗人情恐駭以玄載士望板爲徐州刺史
持節監徐州豫州梁郡軍事寧朔將軍平胡中
郎將尋又領山陽東海二郡太守五年督青兗
二州刺史將軍東海如故七年復爲徐州督
徐兗二州鍾離太守將軍如故遷撫軍司馬
出爲持節督梁南北秦二州軍事冠軍將軍西
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尋徙督
益寧二州益州刺史建寧太守將軍持節如故
沈攸之難玄載起義誠進號後軍將軍封鄂
縣子徵散騎常侍領後軍未拜建元元年爲左

民尚書鄂縣子如故會
則奔京師上遣玄載給
行南兗州事本官如故
散騎常侍永明四年出
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
烈子玄載表雅好玄言
西州至今思之從弟玄
謨子瞻宋明帝世為著
時郎素輕世祖世祖時在
物亦復隨人寢興世祖
虜動南兗州刺史王敬
廣陵加平北將軍假節
事寧為光祿大夫負外
特節監兗州緣淮諸軍
六年卒時年七十六謚
脩士操在梁益有清績
太林寺曉瞻謂豫章王曰張
衡之不尚形名建元三年

為冠軍將軍永嘉公守詣闕跪拜不如儀為尊
寺所列有司以啓世祖世祖召瞻入東宮仍送
付廷尉殺之遣左右口啓上曰父辱子死王瞻
傲慢朝廷臣輒以收治太祖曰語郎此何足計
既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瞻兄寬宋世與瞻並為
方伯至是瞻雖坐事而寬位待如舊也寬泰始
初為隨郡值西方反父玄謨在都寬棄郡歸明
帝加賞使隨張永討薛安都寬辭以母猶存在
西為賊所執請得西行遂襲破隨郡斬偽太守

劉師念救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畫寬形建
元初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永明
元年為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為光祿大夫
三年卒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初為驃騎行軍參軍太子
左積弩將軍射聲校尉泰始初遷輔國將軍清
河廣平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
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
頓文秀令頓城外玄邈即立營壘至夜拔軍南
奔赴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為持節都
督青州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為帝
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
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人要之玄邈雖許
既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
不悅也見明中太祖引為驃騎司馬冠軍將軍
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遷散騎
常侍驍騎將軍冠軍如故出為持節都督梁南
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

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封河陽縣侯建元元年
進號右將軍戾如故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
白馬戍玄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
自保乃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贏
弱棄仗妾於城內攜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
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
走太祖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爲征
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遷都官
尚書世祖即位轉右將軍豫章王太尉司馬出
爲冠軍將軍臨川內史秩中二千石還爲宗
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七年爲持
節都督兗州緣淮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未
之任轉大司馬加後將軍八年轉太常遷散騎
常侍右衛將軍出爲持節監徐州軍事北平將
軍徐州刺史十一年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
州民周盤龍等作亂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門登
梯上城射殺城局參軍唐穎遂入城內軍主歌
虎徐思慶董文定等拒戰至曉玄邈率百餘人

登城便門奮擊生擒法智盤龍等玄邈坐免官
鬱林即位授撫軍將軍遷使持節安西將軍歷
陽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散騎常侍尋轉
中護軍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
邈苦辭不行及遭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
敬玄邈不得已奉旨給鼓吹置佐建武元年遷
持節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北平將軍
南兗州刺史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四年卒
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壯子

文和宋鎮北大將軍仲德兄孫也景和中
爲義陽王昶征北府主簿昶於彭城奔虜部曲
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之曰諸人皆去卿
有老母何不去邪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
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世祖告變棄
郡奔郢城永明中歷青冀二州刺史平北
將軍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
圖故蕃岳阻兵之機州郡觀釁之會此啟子皆

宿將舊勳與之祖比肩為方伯年位高下或盈
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
安信民心之有歸玄載兄弟門從世秉誠烈不
為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贊曰霄城報馬分義先推靈哲守讓方軌華
李佐東土謀發天機王為清政真風不言之
簡朕早背同歸

列傳第九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垣榮祖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
祖諲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
氣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舉剡史劉懷珍於京

廟祠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
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
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太祖在淮陰祖思
隨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負外正員郎冀
州中正宋朝初議封太祖爲梁公祖思啓太祖
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
命從之轉爲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建元
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初即位祖思啓

素興後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撲
寢殿則素木卑構饋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筯
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
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民染未革宜加甄明
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紫卑蓬館高以殊等雕
牆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
酒守官不徒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
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出來尚矣故曹參云
齊唯以獄市為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甚有十

矣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宜清置廷尉
卿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
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
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
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未聚徒講授至數百
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
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龍袞冕紫
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敏
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redacted]之士使
善律令試簡有徵擢為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
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
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
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
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
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
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
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徵時校試千有餘人後
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

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簴樂懸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為國之關楗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在重所困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由如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由如今甲薰少七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曰甲雖有大罪重于青輕罰于而赦丙天下

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廣國富民贍奪資用天之儲實掊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令將掃闢咸蓋趨鏤龍漢宜簡役敷農闢田廣稼時罷山池之戍禁深抑豪右之羨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

書盡直筆而不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令
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諫爲體世
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關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
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勞輿莫若推舉
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在言爲難當官而
行處辭或易物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
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効簡廷尉誠
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
職目前之明効也徵貢禹爲諫大夫矢言先策
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即善
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
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
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
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
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
優詔報答尋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齊郡太
守本官如故景冬虜動遷冠軍將軍軍主屯淮
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軍主如故仍遷領鄱督

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卒上歎曰我方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祖思宗人文仲初辟州從事泰始初爲薛安都平北主簿拔難歸國元徽初從太祖於新亭拒桂陽賊著誠効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起助豫章王鎮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爲徐州刺史建元初封建陽縣子三百戶二年虜攻鍾離仲文擊破之又遣軍主崔孝伯等過淮攻拔虜莊眉戍執戍主龍得矣及僞陽平太守郭社羝館陶令張

執莊眉足相補文仲又遣軍主陳靖攻虜竹邑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攻僞淮陽太守梁惡並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磊磈於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仲文馳啓上敕曰北間起義者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殺當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政爲百姓所憚除黃門郎領越騎校尉改封隨縣嘗獻太祖纏鬚鬚纔一枚上爲納受永明元年爲太子左率累

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太守四年卒贈後
將軍徐州刺史謚襄子
劉善明平原人鎮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
宋世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飢荒人
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
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少而靜處
[illegible]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
道隆辟為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明曰我
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illegible]

多宋孝武見其對策強自甚異之泰始初徐
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
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
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
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
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為北海
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
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衆渤海以
應朝廷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

將軍青州刺史以乘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令守除尚書金部郎乘
民病卒仍以善明爲綏遠將軍冀州刺史文秀
既降除善明爲屯騎校尉出爲海陵太守郡境
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槽雜菓遂獲其利
環爲後軍將軍直閤五年青州沒虜善明母陷
沈虜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
每見爲之歎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巳西
灌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
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忠事元徽初遣北
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
虜贖得母還紹幼主新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事
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爲輔國將軍西海太守
行青冀二州刺史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善
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泰始初虜
暴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太祖在
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至安成王撫軍參
軍著梧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

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云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為長策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遣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納之荅梧廢徵善明為冠軍將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及太祖深以為憂荅曰

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六州縱情蓄斂收衆聚騎營造舟仗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釁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關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耳事平太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

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官情既逢知已所以勠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盈濟濟鄙懷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阼以善明勳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曰淮南近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卧治也

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折
[illegible]新塗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曰
[illegible]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
[illegible]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逐歷
[illegible]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睠自天
[illegible]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啸閑軒
[illegible]鯤自翦垂拱雲蒸九服載晏靡戰之勞無
[illegible]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
[illegible]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胄臨皇曆正位宸居

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天常勝者無憂
相成者好忘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
爾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
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
忘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慙戰如墜淵谷
識忌諱謹陳愚管瞽言萬議伏待斧鉞所陳
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
開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
歸宜宣遵聖謨以固其本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
自有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
者寡愚謂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
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
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
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
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
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
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
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

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天討
大慶宜時擇才辨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州
險負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
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垠且彼
土所出唯有珠寶寶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
謂宜且停又撰貶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答
曰省所獻雜語竝稱聖主之明規衆智之深乾卿
能憲平先範察鏤情誠實當以周旋無忘斯言宣
[illegible]

丁寧嘗奏請立學校制齊禮廣開庠
民上又答曰具卿忠謹之善政吾所宜勉更
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
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
停寘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
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祇
加剞削少無雀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萱
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
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

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
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
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
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
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秉
所祖唯有忠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
吾以大郡付吾留任既不辦有拙
兩城之用棟樂搴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
佐命當朝路一下深恩不酬豈又深責

詔曰善明忠誠夙亮幹力兼宣豫經庚嶮勤績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太祖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善明四年爲巴西梓橦二郡太守卒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治中侃涉獵書傳出身正員將軍補長城令薛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安都降虜侃自投南歸除積射將軍遇太祖在淮上值委結上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爲冠軍錄事參軍是時張永沈攸之反後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恒恐虜至上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疑於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實緯紊宗神經越序德晦河晉力宣江楚雲雷北壯天山縣武直鬚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寒草衰鵰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淮

月澈河明清輝映幕素波凝庭金菊夜厲羽聲晨征幹晴潭而悵泗楚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瀉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絶越之聲欵園琴之孤弄想庭蘅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龍首暉霞飛旋鷁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奮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飆翔兮瀺汩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illegible]愁壎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寢中之逸鑒

寤雌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僚達上此旨更自勤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元徽初巴西人李承明作亂太祖議遣僚銜使慰勞還除羽林監加建武將軍桂陽之難上復以僚爲平南録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賜賜諸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出爲綏虜將軍山陽太守清脩有治理百姓懷之進號龍驤將軍除前軍將軍沈攸之事起除僚游擊將軍遷太祖驃騎諮議領録事除黄門郎復爲太祖太尉諮

議侃事上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大
尉記載上征伐之功以功封新建縣侯五百戶
齊臺建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上即
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年
五十三上惜之甚至追贈輔國將軍梁南秦
二州刺史諡質侯弟烈字休文初為東莞令張

鎮軍中兵累至山陽太守寧朔將軍游擊
將軍永粲起事太祖先遣烈助防城仍隨諸將
平石頭封吉陽縣男建元中為假節督巴州

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
至平西司馬陳留太守
領將軍如故永明中

徵五兵尚書崇祖從父兄
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馬及
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甯
殊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乏
歟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
中州辟主簿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讓之子龍
祖為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

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龍襲祖臨死與榮書
書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即
位曰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
畢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
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
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旨
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
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不
論公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
被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為安都將領假署
冠軍將軍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
朐山虜遣騎追之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
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上保持之及明帝崩
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朔將軍東
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此郡相
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
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除晉熙王
安成王車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末太祖

廣陵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入山
若單行輕騎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
之公今動足下牀便恐即有扣臺
矣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
郎司馬汝陰太守除冠軍將軍給
軍預佐命勳封將樂縣子三百戶
封之出為持節督青冀二州刺史
黃門郎卞明二年為冠軍將軍
使鄉人田天生王
作大形棺材盛
渡江北監奴有罪生
貫治案驗無實見原
廢令仍遷司馬河東
事冠軍將軍兗州刺
正巴東王子響事方
曰此非所宜言政應
巴東使至於此時諸
省視以榮祖為知
年卒年五十七子閎

孝建初為威遠將軍汝南新蔡太守據梁山拒
永相義宣賊以功封西都縣子累遷龍驤將軍
司州刺史義嘉事起帝使閻出守時胎等
北討薛道樹破之封繼鄉縣男三百戶昇明
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直廬
遷右衛將軍太祖即位以心誠封爵如舊詔加
事中領驍騎將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永
六永明五年卒謚定子榮祖從弟慶孫
將軍宋泰始初薛安都反以女婿裴祖

太守歷生時詔假還北謀殺祖隆舉城應
朝廷事發奔走歷亭自太子右率性苛暴好行鞭
撻與始安王遥光同及伏誅
史臣曰太祖作牧淮兖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
動三齊青兗冀豪右出自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
義夫諫江都之略似往光之言雖議不獨興理
成合契蓋帷幕之臣也
贊曰淮鎮北州獲在崔劉獻書上議帝念忠謀
保奉潛躍皇瑞是搖逼方帶礪削免虛尤

列傳第九

南齊書二十八